

五

雜

組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

五 雜 組

上

[明] 謝肇淛著

五 雜 組

〔明〕謝肇淛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紙 1/32 · 15 3/4 印張 · 275,000 字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 定價：(7) 1.40元

統一書號：10018.156 53.3.瀟型

## 出版說明

五雜組是明人謝肇淛所撰的一部筆記，全書分爲五部，計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共十六卷。內容涉及的方面很廣泛，特別對於明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有較多的記載，而且還有不少關於草、木、鳥、獸、蟲、魚以及藥用植物的記述，對於文史研究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作者是萬曆三十年進士，歷任湖州推官、工部郎中、廣西右布政使等職。他對於當時的一些特權貴族和巨室豪紳，頗致不滿之意，在本書卷十五中，他敘述了皇帝、太子、藩王的窮奢極欲、加強對農民的榨取，因而發出：『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的歎息；在卷四中則揭露了土豪巨室勾引倭寇入境虜掠，從中漁利的罪惡行爲。他對農民則主張『不毛之地，宜蠲以予貧民，而除其稅』，適當減輕農民負擔，以和緩十分尖銳的階級矛盾。他對陰陽風水、輪迴懺悔等迷信思想，也採取了否定的態度。但是作者的進步性，也僅限於此。另一方面，他卻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反對農民革命，詆譏『方臘』、『紅巾』等農民起義軍爲『賊』，稱農民革命領袖爲『播會』，還加以許多污蔑。此外還宣揚了『天子威靈，百神效順』

等維護『君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反動思想以及其他封建迷信的說教。這些都是應予批判的。

我們這個本子，是採用上海圖書館藏的東吳范漫翁審定、新安如韋館藏板、黃行素刻的明版本校訂排印的。這個本子比坊間流傳的本子多十八則。另外，古歙潘膺社方凱父書於如韋軒的『刻五雜組小跋』，爲別本所無，也錄在卷末供參考。明本也偶有錯字，都參照別本一一改正。由於我們水平有限，點校工作不免有錯，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十月

## 五雜組序

五雜組詩三言，蓋詩之一體耳，而水部謝在杭著書，取名之，何以稱五？其說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則說之類也。何以稱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文。雜物撰德，辨是非，則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河圖洛書，五爲中數，宇宙至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變化無方，要不出五者。五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而成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具斯五者，故雜而係之五也。爾雅：『組似組，產東海。』織者效之，間次五采，或縮蠶印，或爲冕纓，或象執轡，或詠于旌，或垂連網，或偕玄纁；入貢或玄朱純綦，縵辨等威，或丈二撫鎮方外，經緯錯綜，物色鮮明，達於上下，以爲榮飾。在杭產東海，多文爲富，故雜而係之組也。昔劉向七略敍諸子凡十家，班固藝文志因之，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小說、農之外，有雜家云。其書蓋出於議官，兼陰陽、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小說家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兩家不同如此。班言可觀者九家，意在黜小說。後代小說極盛，其中無所不有，則小說與雜相似。在杭此編，總九流而出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即目之雜家可矣。龍門六家，儒次陰陽，殊失本末。蘭臺首

儒，議者猶以並列藝文爲非。語曰：『通天、地、人，曰儒。』在杭此編，兼三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矣。余嘗見書有名『五色線』者，小言詹詹耳，世且傳誦，孰與在杭廣大悉備，發人蒙覆，益人意智哉？友人潘方凱見而好之，不敢祕諸帳中，亟授剖闕，與天下共寶焉。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 目錄

李序

卷之一	天部一	一
卷之二	天部二	二六
卷之三	地部一	五七
卷之四	地部二	九一
卷之五	人部一	一三六
卷之六	人部二	一五七
卷之七	人部三	一八一
卷之八	人部四	二〇七
卷之九	物部一	二三八
卷之十	物部二	二七五
卷之十一	物部三	三〇四



卷之十二 物部四 ..... 三三四

卷之十三 事部一 ..... 三六七

卷之十四 事部二 ..... 三九六

卷之十五 事部三 ..... 四二三

卷之十六 事部四 ..... 四五九

藩跋

## 五雜組 卷之一

陳留 謝肇淛著

### 天部一

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天地未生時，此物寄在甚麼處？噫，蓋難言之矣。天氣也；地，質也。以質視氣，則質爲粗；以氣視太極，則氣又爲粗。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然。雞子雖混沌，其中一團生意，包藏其中，故雖歷歲時而字之，便能變化成形。使天地混沌時無這箇道理包管其中，譬如濁泥臭水，萬年不改，又安能變化許多物事出來？故老子謂之『玄牝』，夫子謂之『太極』。雖謂之有，其實無也。周子謂『太極本無極』，似於畫蛇添足矣。

天地未生之初，本無也，無之中能生有，而無不可以訓，故曰易有太極，蓋已包管於無之先矣，卽不言無極可也；若要言之，則無極之前又須有物，始得幾於白馬之辯矣。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然日月五星，可以臆度。周步推測，則天之爲天，斷有形體。既有形體，必有窮極。釋氏以爲有三十三天，幻說也。假使信然，三十三天外，又復何物？語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噫，非不論也，所謂極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朱晦翁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者，天之主宰也，而謂理即天，終恐未是。理者虛位，天者定體。天有毀壞，理無生滅。如目之主視，耳之主聽，世有無耳無目之人，視聽之理將何所屬？況聖人舉天以敵奧竈，此即蒼蒼之天，不專言理也。

天，積氣爾，此亘古不易之論也。夫果積氣，則當茫然無知，混然無能，而四時百物，孰司其柄？生死治亂，孰尸其權？如以為偶然。則孛蝕變故，誰非偶然者？而『天變不足畏』之說，誠是也。然而惠迪從逆，捷如影響，治亂得失，信於金石，雷擊霜飛，人妖物膏，皆非偶然者也。故積氣之說雖足解杞人之憂，而誤天下後世不淺也。

象緯、術數之學，聖人所不廢也。舜以耕稼陶漁之夫，一旦踐帝位，便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造化之理固盡在聖人囊籥中矣。後世如洛下閎、僧一行、玉朴之輩，冥思精數，亦能範圍天地，渾儀倚蓋，旋轉不差，黍管葭灰，晷刻靡爽，亦奇矣。至宋儒議論，動欲以理該之，噫，天下事理之所不能盡者多矣，況於天乎！

天之不足西北也，何以知之？日月行斗之南，而不行斗之北故也。漢明帝嘲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北向看日。』然北方瀚海，有熟羊腓，而天明之國，出塞七千里，便可南視北斗矣，安知無北向看日之地乎？

天去地九萬里，天體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亦臆度之詞耳。天之體，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而況於人乎！

七政之行，自消自息，何與人事？而聖人必以璇璣玉衡測之也，遂使後世私智之士，轉相摹効，互出己見，如周髀宣夜渾儀之屬，議論紛拏，各有刺繆；及測之而不得，求之而不應，遂以爲幽遠難明之事，而『天變不足畏』之說防於此矣。然則舜非與？曰：舜之齊七政，所以協歲時，戒農事也，非後世無用之空談也。

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又云：『天阨於陽九，地虧於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故當陽九之會，天旱海嘯而陸燠；當百六之會，海水竭而陵自填。』按漢書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又云：『初入元百六會有厄，故曰百六之會。』二說互異。前說期似太遠，荒唐無稽；後說四千五百歲之中九厄，則五百歲當一厄，而自古及今，未有三百年不亂者。至於水旱頻仍，恐無十年無災之國耳，又何陽九、百六之多也耶？異聞錄所載，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則每八十歲而值其一。此說又不知何所據也。按漢書又有『元二』之厄。或云，即元元之誤，未知是否。又吹劍錄載，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

必有災，然亦有不盡然者。卽百六、陽九亦如是耳。

日，陽精也，而雷、電、虹、霓皆陽屬也；月，陰精也，而雨、露、霜、雪皆陰屬也。星宿風雲，行乎陰陽之間者也。日月，恆有者也；雷、電、雨、露之屬，不恆有者也。星宿體生於地，而精成於天，風雲皆從地起而行天者也，故兼陰陽之氣也。

日出而葵藿傾，月虛而魚腦減，下之應上也；虎交而月暈，麟鬪而日蝕，上之應下也；潮之逐月，桐之合閏，上下交爲應也。

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風雨，遂赭其山。隋煬帝泛舟遇風，怒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二君之與風雨爲仇，不若魯陽揮戈以止日，宋景發善言而熒惑退舍也。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長均遍。』又曰：『雨者，輔也。』今閩人方音尙以雨爲輔。

雲根，石也，然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曹毗請雨文曰：『雲根山楨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則專指雲言也。

四時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瑣碎錄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按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乃微濕之徵，非梅也。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飾之詞耳，未必實也。古今帝王求賢下士者多矣，未聞天象之遽應

也。卽漢文帝之於鄧通，哀帝之於董賢，同臥起者數矣，未聞帝座之有犯也。而子陵賢者，一夕之寢，遽云犯帝座耶？武帝微行，宿主人婢，婢墜拔刀襲之，同宿書生見客星掩帝座，此賊也，而子陵同之乎？史官於是爲失詞矣。苻堅之母以送少子至灞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羶乃上干天象若是耶？矯誣甚矣。至於海內分裂之時，史官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國，不知上天將何適從也。宋仁宗嘉祐中，有道人遊卜京師，上聞召見，賜酒，次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恐亦妄耳。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溫星。所臨之國，周伯主喪，老子主饑，王蓬絮主兵，國星主疾，溫星主暴骸。然則五者俱非吉星也，而史以子陵當之，不亦冤乎？

星宿，宿字俗音秀，然辰之所含有止宿之義，則音夙亦可也。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從夙音久矣。

天體東南下而西北高，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天而止，故南方燠而北方寒。然日月之大有有限，方夏至時，雖距數萬里，更無北向看日者，此又不可曉之理也。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謂月行遠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

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中宮天極星，帝星也。三台，三公星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故世以文昌爲魁星也。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將相星也。東壁，文章星也。南極，壽星也。貫索，獄星也。昴，胡星也。箕，風星也。畢，雨星也。彗、孛、欃槍、熒惑，妖星也。太白，兵星也。攷之歷代天文，太白竟天，兵戈大起；彗星竟天，則有禪代之事。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文昌者，館閣之應也。未幾，逆瑾出首，遂內閣劉健、謝遷，而後九卿臺諫無不被禍。萬曆丁丑十月，異星見西南方，光芒亘天，時余十餘歲，在長沙官邸，亦竟見之。無何，而張居正以奪情事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鄒元標等，編管遠方；遂王錫爵、張位等。朝中正人，爲之一空。變不虛生，自由然矣。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爲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爲文昌化身者，又可笑也。

數起於一，而成於九。九，陽數也。故曰，九天、九霄、九垓、九垓、九閔、九有、九野、九關、九氣、九位、九域之類。非必實有九也，猶號物之數，謂之萬耳。聖人則之，分地爲九州，別人爲

九族，序官爲九流、九卿、九府。天子門曰九重，亦取九垓之義也。

道書云：『九霄謂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太霄。』恐亦附會之詞。如天門九重，又安能一一強爲之名耶？

蠡海錄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人稱曰丹霄絳霄，河漢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爲標準，仰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爲喻。』此言亦恐未然。天無色，借日以爲色，故稱丹與絳者，從日言耳；不然，彼稱青天、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北哉？

酉陽雜俎載：『人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披髮坐哭之，候星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星入天牢，方知俗忌已久。』今閩中新婦不戴星行，云：『恐犯天狗星，則損子嗣。』閩女間亦忌之。而見流星以爲不吉，亦古之遺禁也。

災祥之降也，謂天無意乎？吾未見聖世之多災，亂世之多瑞也。謂天有意乎？亦有遇災而反福，遇瑞而避凶者。又有災祥同，而事應迥然不同者，必求其故，則牽合傅會。不求其故而盡委之偶然，將啓昏君亂主，謂『天變不足畏』之端則如何而可也？春秋著災異而不著事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瑞不足言也。遇災而懼人理之常，何必問其應乎？自漢書五行志以某事屬某占，至今仍之，然史氏既事而言，言之何益？司天氏未事而言，言多不驗。於是人主每遇災



變，恬然無復畏懼之心矣。今於歷代五行，摘其尤異者錄之：

漢惠帝二年，天裂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文帝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成帝永始元年，河南檮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又建始元年八月，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靈帝中平元年，東郡界生草，備鳩雀、龍蛇、鳥獸之形，毛羽、頭目、足翅皆具。又樹中有人面生鬚，伐之出血。

桓帝建和三年，北地雨肉，似羊肋，又大如手。

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沖天，白者墮地。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愍帝時，平陽雨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旁有哭聲，晝夜不絕，臭聞百里。數日，劉聰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傍。俄而后死，諸妖俱不見。

太康九年，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